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孟子注疏卷十一上至十二下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竇光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主事臣龔敬身

謄錄監生臣沈希曾

孟子注疏卷十上

漢趙氏注　宋孫奭音義并疏

萬章章句下疏

正義曰此卷即趙注分上卷為下卷也此卷中凡九章一章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仲尼天高不可階他人丘陵猶可踰二章言聖人制祿上下差叙三章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三公友賢授之以爵四章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不合則去亦不淹久五章言國有道則能者處卿相國無道則聖人居乘田六章言知賢之道舉之為上養之為次不舉不養賢惡肯歸七章言君子之志志於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八章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九章言國須賢臣必擇忠良

親近貴戚或遭禍殃凡此九章合

上卷九章是萬章有十八章矣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濵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注孟子反覆差伯夷伊尹柳下恵之德以為足以配於聖人故數章陳之猶詩人有所誦述至於數四蓋其留意者也義見上篇矣此復言不視

惡色謂行不正而有美色者若夏姬之比也耳不聽惡聲謂鄭聲也後世聞其風者頑貪之夫更思廉潔懦弱之人更思有立義之志也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注說與上同栁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

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寛薄夫敦注鄙狹者更寛優薄淺者更深厚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注淅漬米也不及炊避惡亟也魯父母之國遲遲不忍去也是其道也孔子聖人故能量時宜動中權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

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注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皆得聖人之道也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孔子集先聖之大道以成已之聖德者也故能金聲而玉振之振揚也故如金音之有殺振揚玉音終始如一也始條理者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終條理者玉終其聲而不細也合三德而不撓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

事也注智者知理物聖人終始同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注智譬猶人之有技巧也可學而益之以聖譬猶力之有多少自有極限不可強增聖人受天性可庶幾而不可及也夫射遠而至爾努力也其中的者爾之巧也思改其手用巧意乃能中也音義横政之横丁胡孟切下同横民之横或作總各依本字讀行下孟切下之行行夜皆同與音豫佚音逸阨音厄袒音但裼音錫裸郎果切裎音程焉於虔切浼張音每丁音漫接淅接如字淅丁張並先歷切漬米也說文接作浼云浚乾漬米也從水竟聲孟子曰夫子去

齊澆淅而行其兩切浚音峻漉也亟紀力切動中張仲切下其中中也皆同始條理本亦作治條理下同殺所界切撓奴教切强其丈切

疏正義曰此章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仲尼天高不可階他人丘陵猶可踰所謂小同而大異者也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至薄夫敦已說上篇詳矣此言不視惡色不聽惡聲者言伯夷清潔其身不欲以亂色留於明姦聲留於聰也於是使聞伯夷之清風者頑貪之夫莫不變而為廉潔之人懦弱之夫莫不變而為能有立其剛志也聞柳下惠之和風者莫不變鄙狹而為寛博變淺薄而為敦厚也孔子之去齊至孔子也言孔子之去齊急速但漬米不及炊而即行以其避惡故如是也去魯國則曰遲遲而不忍行去此為去父母國之道也所謂父母國者孔子所生於魯國故為父母之國也大抵孔子量時遭變其去國可以速則速故於齊不待炊而行也可以久而未去則久之故於魯國所以遲

遲吾行也可以處此國則處之故未嘗有三年之淹可以仕於其君則仕之故有行可際可公養之仕也凡如此者故曰孔子如是也孟子曰至非爾力也孟子又曰伯夷之行為聖人之清者也是其不以物汚其已而成其行於清也伊尹之行為聖人之任者也是其樂於自為而以天下之重自任也柳下惠之行為聖人之和者也是其不以已異於物而無有所擇也唯孔子者獨為聖人之時者也是其所行之行惟時適變可以清則清可以任則任可以和則和不特倚於一偏也故謂之孔子為集其大成得純全之行者也蓋集大成即集伯夷伊尹柳下惠三聖之道是為大成耳如所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孔子之清而不至伯夷一於清也佛肹召而欲往是孔子之任而不至伊尹一於任也南子見所不見陽貨敬所不敬是孔子之和而不至柳下惠一於和也然則伯夷伊尹柳下惠是皆止於一偏未得其大全也而孟子亦皆取之為聖者蓋伯夷伊尹柳下惠各

承其時之有獘不得不如是而救也以孔子觀之又能集此三聖而為大成者也方伯夷之時天下多進寡退而伯夷所以如是潔已不殉方伊尹之時天下多退而寡進而伊尹所以如是而以天下為已任方柳下惠之時天下多潔已而異俗而柳下惠所以如是俯身而同衆故伯夷承伊尹之獘而救之清柳下惠承伯夷之獘而救之和孔子又承而集之遂為大成者誰謂伯夷伊尹柳下惠救時獘如此可不謂為聖者耶雖然孟子取為三聖其言又不無意於其間也言伯夷但聖之清者也以其取清而言之矣伊尹但聖之任者也以其取任而言之矣柳下惠但聖之和者也以其取和而言之矣孔子之聖則以時也其時為言以謂時然則然無可無不可故謂之集其大成又非止於一偏而已故孟子於下又取金聲玉振而喻之也言集大成者如金聲而玉振之者也金聲者是其始條理也言金聲始則隆而終則殺者也如伯夷能清而不能任伊尹能任而不能和

柳下惠能和而不能清者也玉振之者是其終條理也言玉振則終始如一而無隆殺者也如孔子能清能任能和者也所以合金聲玉振之而言也以其孔子其始如金聲之隆而能清能任能和其終且如玉振無隆殺又能清而且任任而且和和而且清有始有終如一者也然則孟子於此且合金聲玉振之條理而喻歸於孔子是其宜也然而始條理者是為智者之事也終條理者是為聖人之事也以智者而譬之則若人之有巧也以聖人而譬之則若人之有力也如射於百步之外為遠其射至於百步之外是人之力也其所以中的者非人之力也以其人之巧耳此譬伯夷伊尹柳下惠但如射於百步之外能至而不能中孔子於射能至又能中者也盖能至亦射之善者矣而能至能中者又備其善者也能清能任能和是聖人之善者也能時是備其聖人之善者也此一段則孟子總意而解其始終條理也而始終條理又解金聲玉振者也金聲玉振又喻孔

子集三聖之大成者耳蓋條理者條則有數而不紊理則有分而不可易也注夏姬鄭聲○正義曰云夏姬者按史記云夏姬夏徵舒之母陳大夫御叔之妻三為王后七為夫人納之者無不迷惑陳靈公與大夫孔寧儀行父共通於夏姬廢失朝政徵舒遂殺靈公及申公巫臣將夏姬來奔於晉晉人殺巫臣又娶夏姬凡此是也云鄭聲者已說於公孫丑篇注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者○正義曰已說於上篇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注北宮錡衛人班列也問周家班列爵祿等差謂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注詳悉也不可得備知也諸侯欲恣行憎惡其法

度妨害已之所為故滅去典籍今周禮司禄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存也軻孟子名也略麤也言嘗聞其大綱如此矣今考之禮記王制則合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注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自天子以下列尊卑之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注諸侯法天子臣名亦有此六等從君下至於士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

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注凡此四等土地之等差也天子封畿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小者不能特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名通曰附庸也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注視比也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注公侯之國為大國卿禄

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大夫祿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也上士之祿居大夫祿二分之一也中士下士轉相倍庶人在官者未命為士者也其祿比上農夫士不得耕以祿代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注伯為次國大夫祿居卿祿三分之一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

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注子男為小國大夫禄居卿禄二分之一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為差注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百畝之田加之以糞是為上農夫其所得穀足以食九口庶人在官者食禄之等差由農夫有上中下之次亦有此五等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音義錡魚綺切惡烏路切注憎惡同来音萊食音嗣疏正義曰此下文及注食九並下章疏食皆同佃音甸疏章言聖人

制禄上下等差貴有常尊賤有等咸諸侯僭越滅籍從私孟子略紀言其大綱以答北宫錡之問也北宫錡問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者北宫錡問孟子以謂周家班列其爵禄高下等差如之何也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至嘗聞其略也者孟子答之謂其詳悉則不可得而聞諸侯放恣憎惡其法度有妨於已之所為盡滅去其典籍故今不復有然而軻也但嘗聞得其大綱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至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為差者此皆孟子言周室班爵禄之大綱也云天子一位至凡五等也者蓋父天母地而為之子者天子也爵位盛大以無私為德者公也所堠於外以君人為德者侯也體仁足以長人者伯也子字也字養也而其德足以養人者故曰子也男任也任安也而其德足以安人者故曰男也自天子至於子男皆有君道故尊卑之位凡有五等然公侯伯子男皆臣乎天

子而爵位之列自天子始所以與天子同其班君一位卿一位至凡六等者蓋出命足以正衆者君也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智足以帥人者大夫也才足以事人者士也自君以下至於士皆有臣道焉故尊卑之位凡六等然卿大夫士皆臣乎國君而爵位之列自國君所以與國君同其班凡此者是皆孟子所謂班君臣之爵也天子之制地方千里至附庸者此孟子言土地之等差也故天子尊於公侯故制地方廣千里蓋不方千里則無以待天下之諸侯故也公侯卑於天子故地廣百里蓋不廣百里則無以守宗廟之典籍故也伯又卑於公侯子男又卑於伯故其地之廣狹亦莫不有七十里五十里之差凡是四等如其德不足以合瑞於天子而其地又不足以敵廣於公侯其勢又難以特達於天子者故因大國以名通則謂之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者此言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也周禮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

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鄭玄云王之上士三命則元士者即上士也蓋以六命之卿其所受之地則視七命之諸侯以四命之大夫則所受之地而視七命之伯以三命之元士其所受之地則視五命之子男故也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至祿足以代其耕也者蓋公侯之國是為大國者也大國之地方百里而國君之祿則十倍於卿而卿之祿是為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卿所居之祿又四倍於大夫而大夫之祿是為居卿祿四分之一也大夫所受之地則一倍於上士而上士之祿是為居大夫二分之一也中士下士亦皆轉為相倍而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者蓋庶人在官者是未命為士者也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也其祿比於上農夫然而不耕之者蓋以士勞力於事人不為無庸也而祿已足以代其耕矣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至祿足以代其耕也者蓋伯之國是為次國者也君卿大夫士之祿亦同大國之君

卿大夫士之禄相為倍差其下士與庶人在官者亦以禄足以代其耕矣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禄至禄足以代其耕也者蓋子男者是為小國者也君卿大夫士之禄亦相為倍差與上同其禄足以代其耕亦然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為差者蓋耕者所得一夫一婦佃田百畝而百畝之田加之以糞是為上農夫其所得之穀足以食養其九口上次則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則食六人下食五人其庶人在官者食禄之等差亦如農夫有上中下之次有此五等矣若今之斗食佐史屬吏是也王制云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其不及天子又無六等殆與孟子不合者蓋以孟子所言則周制而王制所言則夏商之制也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而

孟子不言田而言地者蓋祿以田為主王制主於分田以制祿孟子主於制地以分國而國以地為主此所以有田地之異也王制云天子之三公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而孟子則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其視不同者亦以周制與夏商之制不同也孟子所以不言天子之公受地視侯故特言其卿者蓋卿與公同其所受是所謂舉卑以見尊之意也此又孟子所云班臣之祿也注詳悉也至則其合也〇正義曰云諸侯欲恣行憎惡其法度妨害己之所為故滅去典籍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存也者蓋自列國之後先王之法浸壞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而諸侯類皆以強吞弱以大并小而齊魯之始封儉於百里至孟子時齊方百里者十魯方百里者五此諸侯所以惡其籍害己而去司祿之職也是時周室班爵祿之道孟子所以不得聞其詳特以大略而荅北宮錡之問也云今

考王制則合也者蓋自王制推之亦有不合者矣已說於前歟注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至凡五等○正義曰周禮典命職云上公九命為伯鄭氏云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為二伯二王之後亦為上公是也注凡此四等土地之等差也至曰附庸○正義曰云天子封畿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者按周官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震者按周易云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是也王制云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氏云象日月之大亦取晷同也天子方千里此謂縣內以禄公卿大夫元士自公侯百里至子男五十里鄭氏注云星辰之大小也附庸者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注視比也至制也○正義曰王制云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鄭注云視猶比也元善士謂命士也此

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為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為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惟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為治民也周禮大司徒職云以土圭之法求地中以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是又鄭注本此而言也云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者按周禮云凡造都鄙制其

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鄭注云都鄙者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王制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此蓋夏時采地之數周未聞矣是宜孟子但言其大綱而其詳所以未之聞也注公侯之國為大國至代耕也又自伯為次國至三分之一也又子男為小國至二分之一也○正義曰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鄭氏云立大國三十十三公也立次國六十十六卿也立小國百二十十二少卿也名山大澤不以封與民同財不得障管亦賦稅矣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為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也其一

為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謂之大國又封方四百里者不過六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謂之次國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及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盈上四等之數并四十六一州二百一十國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命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又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然而先王之制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此所以有公侯伯子男而又有大國次國小國之殊制爾故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九里之城三里之宮是大國之制如此也自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三里之城一里之宮是次國之制如此也自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一里之城以城為宮是小國之制如此也大抵上綦於大國下綦於小國其地雖廣

狹不同其祿雖多寡有異及君之所受均十卿之祿而已自卿以下至於士其祿各相殺以一此卿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大夫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上士居大夫祿二分之一次國大夫居卿祿三分之一小國大夫居卿祿二分之一也其間王制周官與孟子雖有不合者亦於前言其大槩也注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至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正義曰古者制民之產以六尺為步步百為畒畒百為夫此耕者之所得所以一夫受田百畒也王制云農夫百畒百畒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鄭氏以謂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瘠有五等收入不同其說是矣然孟子言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凡三等又與此異蓋以周禮以一易再易不易之地言之所以有三等孟子王制論所入食人之衆寡此所以有五等也周禮上地家七人而孟子言上地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者蓋

上農夫足以食九人而其家七人者亦得以受之此民所以有餘財自七人以下則不得以受上地矣先王之制祿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則庶人在官者與下士同祿其多寡之數一視五等農夫為差而班祿亦不外此

萬章問曰敢問友注問朋友之道也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注長年長貴貴勢兄弟兄弟有富貴者不挾是乃為友謂相友以德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

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注獻子魯卿孟氏也有百乘之賦樂正裘牧仲其五人者皆賢人無位者也此五人者自有獻子之家富貴而復有德不肯與獻子友也獻子以其富貴下此五人五人屈禮而就之也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注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王順長息德不能見師友故曰事我者也非惟

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注大國之君如晉平公者也亥唐晉賢人也隱居陋巷晉平公嘗往造之亥唐言入平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蔬食糲食也不敢不飽敬賢也終於此平公但以此禮下之而已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注位職祿皆天之以授賢

者而平公不與亥唐共之而但畢身下之是乃匹夫尊賢者之禮耳王公尊賢當與共天職矣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賔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注尚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貳室貳室副宫也堯亦就享舜之所設更迭為賔主禮謂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舜甥卒與之天位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注下敬上

臣恭於君也上敬下君禮於臣也皆禮所尚故云其義一也音義挾音協長張丈切注同費音秘般音班造七到切鵝盧盖切迭徒結切張云或作佚誤更音庚妻七計切疏正義曰此章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王公友賢授之以爵大聖之行千載為法者也萬章問曰敢問友者是萬章問孟子為朋友之道何如也孟子曰至挾也孟子答之以謂不挾戴年長又不挾戴其貴勢抑又不挾戴其兄弟有富貴者而友朋友也是友其德也以其不可以有挾戴其勢而友之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至其義一也孟子又言孟獻子魯卿是有兵車百乘之家者也有友五人焉其二人曰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我忘其姓名矣夫獻子之與此五人者是友也以此五人無獻子之家富貴也此五人如亦有獻子之家富貴則不與獻子為之友矣無他以其兩貴不能以相下故也獻子與之為友則以貴下賤故也所謂好

人之善而忘已之勢者也今五人與獻子為友者亦所謂樂之之道而忘人之勢者也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為小國之君亦有如是也費惠公乃小國之君也嘗云我於子思則師事之矣我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不足為之師友但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為如是也雖大國之君亦有如是矣晉平公者乃大國之君也嘗往於亥唐之家亥唐言入則入其門言坐則坐言食則食雖疏食菜羹之薄亦未嘗不飽也蓋為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以禮下之而已矣而平公弗能與之共天位也又弗能與之治天職也抑又不與食其天祿也且職位祿皆云天者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授於人也故云國君之位必曰天位云職必曰天職云祿則曰天祿耳言平公以身禮下之是士者之尊賢矣非所謂王公大人尊賢者也以其王公大人尊賢則當與共天位也不當以身禮下之也夫舜於往日上見於堯帝堯乃館舍之於副宮堯以就副宮而饗舜所設更為之賔主

然卒禪其天位此天子之友其匹夫也云匹夫者蓋舜本則耕於歷山但側微之賤者也故云匹夫云甥者蓋堯為舜之外舅堯所以謂舜為甥也且用下敬上如舜之上見於堯故欽堯為友是謂貴其貴用上敬下如堯館於貳室故欽舜而與之為友是謂尊其賢貴貴尊賢禮皆所尚故曰其義則一而無二也蓋獻子有五人者左傳趙簡子云魯孟獻子有鬬臣五人豈謂此五人者乎然亦名字則未之詳注妻父曰外舅○正義曰此蓋案禮記而云也

孟子注疏卷十上

孟子注疏卷十上考證

伯夷目不視惡色章注蓋其留意者也○留監本訛酉今改正

又不視惡色謂行不正而有美色者○而監本訛雨今改正

又懦弱之人更思有立義之志也○懦監本訛儒今改正

疏伯夷承伊尹之弊而救之清柳下惠承伯夷之弊

而救之和孔子又承而集之○臣邦綏按清任和三聖乃自資性學問自然如此非為救弊而然也

周室班爵禄章天子之制節注凡此四等土地之等差也疏天子方千里此謂縣内以禄公卿大夫元士○此監本訛所今改正

敢問友章費惠公注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臣邦綏按左傳殄滅我費滑注滑國都於費今河南緱氏縣襄公十八年楚蔿子馮公子格率鋭師侵費滑盖

一地秦滅之而後屬晉者也又僖公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齊乘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在子思時考滑國之費其亡久矣疑即季氏之後而僭稱公者耶金仁山曰費本魯季氏之私邑而孟子稱小國之君曾子書亦有費君費子之稱蓋季氏專魯而自春秋以後計必自據其邑如附庸之國矣大夫之為諸侯不待三晉而始然其來亦漸矣

孟子注疏卷十上考證

孟子注疏卷十下

漢趙氏注　宋孫奭音義并疏

萬章章句下

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注際接也問交接道當執何心為可也孟子曰恭也注當執恭敬為心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注萬章問卻不受尊者禮謂之不恭何然也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

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注孟子曰今尊者賜己己問其所取此物寧以義乎得無不義乃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不當問尊者不義而卻之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注萬章曰請無正以不義之辭卻也心知其不義以他辭讓無受之不可邪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注孟子言其來交求己以道理具接待己有禮者若斯孔子受之矣蓋言其可受之也萬章曰今有禦

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注禦人以兵禦人而奪之貨如是而以禮道來交接己斯可受乎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注孟子曰不可受也康誥尚書篇名周公戒成王封康叔越于者於也殺於人取於貨閔然不知畏死者譈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也若此之惡不待君之教命途人得討之三代相傳以此

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爲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茍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注萬章曰今之諸侯賦稅於民不由其道履畝強求猶禦人也欲善其禮以接君子君子欲受之何說也君子謂孟子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注

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後如有聖人興作將比地盡誅
今之諸侯乎將教之其不改者乃誅之乎言必教之誅
其不改者也殷之衰亦猶周之末武王不盡誅殷之諸
侯滅國五十而已知後王者亦不盡誅也謂非其有而
竊取之者為盜充滿至甚也滿其類大過至者但義盡
耳未為盜也諸侯本當稅民之類者今大盡耳亦不可
比於桀孔子隨魯人之獵較獵較者田獵相較奪禽獸
得之以祭時俗所尚以為吉祥孔子不違而從之所以

小同於世也獵較尚猶可為況受其賜而不可也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注萬章問孔子之仕非欲事行其道與曰事道也注孟子曰孔子所仕者欲事行其道事道奚獵較也注萬章曰孔子欲事道如何可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注孟子曰孔子仕於衰世不可卒暴改戾故以漸正之先為簿書以正其宗廟祭祀之器即其舊禮取備於國中不以四方珍食供其所簿正之器度珍食難常有之絕則為

不敬故獵較以祭也曰奚不去也注萬章曰孔子不得行道何為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注兆始也孔子每仕常為之正本造始欲以次治之而不見用占其事始而道足以行之矣而君不行也然後則孔子去矣終者竟也孔子未嘗得竟事一國也三年淹留而不去者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

之仕也注行可兾可行道也魯卿季桓子秉國之政孔子仕之兾可得因之行道也際接也衛靈公接遇孔子以禮故見之也衛孝公以國君養賢者之禮養孔子孔子故宿留以答之也音義郤正體郤字下皆同或作郤悮餽音饋下皆同禦與音余下道與召與非與皆同譈徒對切比丁吡失切云比地而誅猶言比屋而誅也亦吡志切較丁張並音角縛丁步古切本多作薄悮卒下忽切度珍丁大各切為于偽切下為貧為養本為何為為欲為具皆同宿音秀留音留疏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苟善辭命不忽逆距不合則去亦不淹久蓋仲尼行止之節者也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萬章問孟子凡交接之際當執何心而交接也孟子曰恭也孟子答之曰但當

執恭敬之心也曰郤之郤之為不恭何哉萬章又問孟子言郤去之郤去之而不受是為不恭敬然也何哉者是何然也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至故弗郤也孟子又答之言尊長賜己己乃問之曰其所取此物寧以義取之乎不以義取之乎乃方受之以此是為不恭敬也但當受之不當問尊長所取不義則郤去之也謂宜受之故不可郤去也曰請無以辭郤之至不可乎萬章又問曰如尊長賜己之物其所取之不義但請無以直言不義之辭郤之但以己心郤去而不受為取民之不義也然後飾以他辭而不受不可乎故以此問孟子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孟子又答之曰其以物來交己以道理其接待於己亦以禮度此孔子受之矣言其如此交接則可受之也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至斯可以受禦與萬章又問曰假使今有人以兵禦人於國門之外者而奪得其貨物其來交己也以道理交之其既賜己也亦以禮度如此誠

可以受禦奪之物與曰不可至如之何其受之孟子又荅之以為不可受也且尚書康誥之篇有云殺于人而取于貨暋然強暴為不畏死者雖凡之衆民無有不憝憝之也如此者是可不待教而後誅殺之者也言即殺之吏不必待其教命之後也如若殷受夏之天下周受殷之天下所不辭也無他以其夏桀殷紂無道義當代之而受其天下也於今乃竊比聖王之迹而遂以殺人而受物於人為之暴烈如之何可受之言不可受此之餽也曰今之諸侯至敢問何也萬章又曰今之諸侯賦稅於民不以其道亦如禦人而奪貨者也苟善其禮以交接之斯君子且受之敢問何謂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至而況受其賜乎孟子又謂萬章曰子今以為後如有王者興作將比今之諸侯無道而盡誅之乎其待教之其不改者乃誅之乎言必待教之不改者也夫所謂非其所有而取之者是為盜也如充取民賦稅之類至大過者但義之盡耳亦未為盜者也故曰夫所謂非其

有而取之者是為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然孟子必以此言者其意蓋謂今之諸侯雖取於民不以義然而受教之猶庶幾能省刑罰薄稅斂為善政也此固在所教而不誅今萬章乃曰今之諸侯猶禦也殊不知與禦人之元惡不待教而誅者異矣然則萬章之所問乃云此者是其繆也宜孟子答之此耳孔子之仕於魯國魯國之人田獵較奪禽獸孔子亦田獵較奪其禽獸然而獵較而孔子猶尚可為而況受其賜而乃為不可也言此者但有道禮以交接則可受而不可辭卻也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萬章又問孟子言如此則是孔子之為仕也非欲事其道與曰事道也孟子答之以為孔子之仕是欲行其道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又問曰孔子既以欲行其道何以田獵較奪禽獸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孟子又答之曰孔子所以獵較者以其孔子仕於衰世不可以卒暴更變故先且即簿書而正宗廟之祭器既欲正其祭器又不以四

方之珍食供簿正祭器所以獵較而供簿正耳然而孔子必以獵較禽獸而供簿正祭器且不以四方之珍食者但為四方珍食難常有之恐後人無珍食以供之故又絕其祭之禮所以如此也曰奚不去也萬章又問曰言孔子既仕於衰世不可卒暴更變以行其道何為而不去而莫仕也曰為之兆也至淹也者孟子又答之曰孔子所以不去而且獵較者以其假為行道之始也兆始也然假獵較為兆既足以行之矣而君乃不行之者孔子然後去之也如此是以孔子歷聘未嘗有於一國得終三年淹留而不去也是其時君不行孔子之兆故也如得行其兆孔子遂大行其道以輔佐其君雖留而弗去可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至公養之仕也孟子又因而言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如於魯卿季桓子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又不

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於魯之南屯地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凡此是孔子有見行可之仕也以其見既行之後乃且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孰謂非於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乎於衛靈公是際可之仕也今按世家又云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伐蒲之事後又問陳於孔子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凡此是孔子有際可之仕也以其接遇孔子而孔子因言之此又孰謂非於衛靈公有際可之仕乎於衛孝公為公養之仕者史記諸家於衛國並無孝公所謂公養之仕但言以養賢之禮養孔子也今按史記紀孔子則亦衛靈公也據春秋年表云衛靈公即位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又案孔子世家云孔子適衛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孔子遂去衛是則孔子於衛靈公有公養之仕也如衛孝公則吾亦未能信以其無以按據故也以時推之則孔子於季桓子

受女樂之時則靈公即位之三十七年也魯定公十二年也定公十三年是衛靈公即位之三十八年也問陳之時則即位之四十三年衛靈公是年卒後之學者宜精究之注康誥尚書篇名周公戒成王封康叔○正義曰案尚書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孔安國傳云命康叔之誥康圻内國名叔封字也云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凡民罔弗憝注云殺人顛越人於是以取貨利暋強也自強為惡而不畏死人無不惡之者言當消絶之釋云越于也於也注諸侯滅國五十○正義曰此蓋據經之文也已在滕文公之篇說焉注魯卿季桓子秉國之政至答之○正義曰左傳定公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杜預云季孫斯也云衛孝公養賢者之禮養

孔子不知何據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

有時乎為養注仕本為行道濟民也而有以居貧親老而仕者娶妻本為繼嗣也而有以親執釡竈不擇妻而娶者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注為貧之仕當讓高顯之位無求重祿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注辭尊富者安所宜乎宜居抱關擊柝監門之職也柝門關之木也擊椎之也或曰柝行夜所擊木也傳曰魯擊柝聞於邾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

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注孔子嘗以貧而祿仕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不失會計當直其多少而已乘田苑囿之吏也主六畜之芻牧者也牛羊茁壯肥好長大而已茁茁生長貌也詩云彼茁者葭位卑不得高言豫朝事故但稱職而已立本朝大道當行不行為己之恥是以君子祿仕者不處大位音義為養餘亮切惡音烏後章賢惡同析音託推直追切會古外切乘音剩茁阻刮切長張丈切委積子偽切下子智切直音值葭音加稱尺證切

疏正義曰此章言國有道則能者處卿相國無道則聖人居乘田量時安卑不受言責獨善其身者也孟子

曰仕非為貧至道不行恥也孟子言為仕者志在欲行其道以濟生民非為家貧乏財故為仕也然而家貧親老而仕者亦有時而為貧也娶妻志在為繼嗣以傳業非為其欲奉養其己故娶妻也然而有以親執釜爨不擇妻而娶者是娶妻亦有時乎為養也然以孟子於此乃言娶妻之謂者蓋妻亦臣之喻故因言為仕而帶言之也所以於下文不復叙之而獨繼之以為貧而言也言為貧者不茍貪但免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足矣高爵非所慕也故辭其尊而處卑重祿非所慕也故辭其富而處貧凡此者以其爵有尊卑祿有多寡故然也以其祿之少者則又以貧言之非所謂家貧之貧也此又知孟子立言之法也言辭尊而處卑辭富而居貧是安所而宜之乎言抱關擊柝者是也抱關擊柝之職乃監門守禦之吏也擊柝者所以擊關門之木以警寇也以其是爵之卑祿之貧者也故曰烏乎宜乎抱關擊柝又引孔子而證之言孔子嘗以貧而祿仕但為

委吏以掌倉庾又嘗為乘田之吏以掌苑囿主芻牧也為委吏則曰會計當料量多少斯已矣未嘗侵官犯分也為乘田之肋吏則曰牛羊茁壯肥長斯已矣又未嘗侵官犯分也是皆但為稱職耳孟子於此遂因言之曰如位處卑而言在高位者是罪之極也如立乎人之朝而道不得行者君子之所恥辱也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又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皆此之謂也注親老而仕至娶者○正義曰傳云仕重而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是其意歟注傳曰魯擊柝聞於邾○正義曰已說在叙篇注孔子至道也○正義曰案孔子世家云孔子貧且賤嘗為委氏吏而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息蕃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是其事也云詩云彼茁者葭注云茁出也葭蘆也箋云言蘆之始出者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注託寄也謂若寄公食祿

於所託之國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注謂士位輕本非諸侯敵體故不敢比失國諸侯得為寄公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注士窮而無祿君餽之粟則可受之乎曰受之注孟子曰受之也受之何義也注萬章曰受粟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注氓民也孟子曰君之於民固當周其窮乏況於士乎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注萬章言士窮居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周

者謂周急廩貧民之常料也賜者謂禮賜横加也曰不敢也注孟子曰士不敢受賜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注萬章問何為不敢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注孟子曰有職事者可食於上有士不仕自以不任職事而空受賜為不恭故不受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注萬章曰君禮餽賢臣賢臣受之不知可繼續而常來致之乎將當輒更以君命將之也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

肉子思不悦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注孟子曰魯繆公時尊禮子思數問數餽鼎肉子思以君命煩故不悦也於卒者末後復來時也摽麾也麾使者出大門之外再拜叩頭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以犬馬畜伋伋子思名也責君之不優以不煩而但數與之食物若養犬馬臺賤官主使令者傳曰僕臣臺從是之後臺不持餽來繆公愠也愠恨也悦賢不能舉又不

能養也可謂悅賢乎注孟子譏繆公之雖欲有悅賢之意而不能舉用使行其道又不能優養終竟之豈可謂能悅賢也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注萬章問國君養賢之法也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注將者行也孟子曰始以君命行禮拜受之其後倉廩之吏繼其粟將盡復送廚宰之人日送其肉不復以君命者欲使

賢者不答以敬所以優之也子思所以非繆公者以為鼎肉使己數拜故也僕僕煩猥貌謂其不得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注堯之於舜如是是王公尊賢之道也九男以下已說於上篇上位尊帝位也音義甿音萌繆音穆亟去吏切卷內並同摽音杓又音拋使所吏切數音朔下同慍於問切猥於賄切二女女焉張云上如字下去聲

疏正義曰此章言知賢之道舉之為上養之為次不舉不養賢惡肯歸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

剌繆公之不弘者也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萬章問孟子言士之不寄公食祿於諸侯是如之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至非禮也者孟子荅之以為士之所以不託於諸侯者以其不敢也如諸侯失去其國然後託於諸侯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是禮也以其諸侯去國不得繼世而託食祿於諸侯則所託之諸侯不敢臣之也以賓禮之而已蓋為諸侯於諸侯有賓道焉士之於諸侯則臣道也有臣之道故不敢託也如託於諸侯則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萬章又問孟子士既窮而無祿如國君餽賜之以粟則可受之乎曰受之孟子以為可受之也受之何義也萬章又問受之是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孟子又荅云君之於民固當賙其窮乏況為士乎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萬章又問謂國君周之則受之也君所賜則不受是如之何曰不敢也孟子又荅之以為是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萬章又以此問之曰抱關擊柝者至恭也孟子

又答之曰抱關擊柝為監門之吏者是皆有常職事可以食於君也如士者是無常職事若空見賜於君者是以為不恭故不敢受也以其受與不受特在義之而已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萬章又問以謂國君餽之以粟則可以受之不知可以常繼續而餽之與曰繆公之於子思至可謂悅賢者乎孟子又答之言魯繆公尊於子思數數問之而又數數餽賜其鼎肉子思以君命如是之煩故憤而不喜悅於卒末後復來餽之時子思乃麾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嚮北稽首再拜辭之而不受曰至今而後乃知魯君以犬馬畜養其伋也伋子思自稱其名也蓋自子思如是辭之之後僕臣臺從此不持餽來也孟子於此又因而譏繆公既能悅其子思之賢而不能舉而用之又不能以祿養之可謂為能悅賢者乎言不可為悅賢之君也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萬章又問國君今欲養賢如之何可以謂之養也曰以君命將之至王公之尊賢者也孟子

答之以為始以君命賜行禮拜而受之其後倉庾之吏繼其粟將盡又送餽之廚宰之人繼送其肉而不絕又不以君命欲使賢者不荅以敬以是為優其養所以非繆公以為鼎肉使己數數拜而僕僕然也僕僕即煩猥貌也如此是非所以養賢之道也且堯帝於舜也乃使九男事之二女女焉女者以女嫁人謂之女也又以百官牛羊倉廪備以養舜於畎畆側微之中後能舉用而加諸帝位如此則為王公大人所以尊賢者也孟子引此適所以譏繆公不能舉用子思徒使鼎肉有迫子思之煩猥也抑又所以救時之獘者為注託寄也謂若寄公○正義曰案禮記大喪服云君之喪未斂為寄公者是也注九男二女更不復說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注問諸侯聘請而夫子不見之於義何取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

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注在國謂都邑也民會於市故曰市井之臣在野居之曰草莽之臣莽亦草也庶衆也庶衆之人未得為臣傳執也見君之質執雉之屬也未為臣則不敢見之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注庶人召使給役事則往供役事君召之見不自往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注孟子曰庶人法當給役故往役義也

庶人非臣也不當見君故往見不義也且君何為欲見而召之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注萬章曰君以是欲見之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注孟子曰安有召師召賢之禮而可往見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

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注

魯繆公欲友子思子思不悅而稱曰古人曰見賢人當

事之豈曰友之邪孟子云子思所以不悅者豈不謂臣

不可友君弟子不可友師也若子思之意亦不可友况

乎可召之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

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

往也注已說於上篇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注萬章問招

虞人當何用也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注孟子曰招禮若是皮冠弁也旃通帛也因章曰旃旂旌有鈴者旌注旄于首者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注以貴者之招招賤人賤人尚不敢往況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不賢之招是不以禮者也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注欲人之入而閉其門何得而入乎閉門如閉禮也詩云周道如

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注詩小雅大東之篇底平矢直視比也周道平直君子履直道小人比而則之以喻虞人能效君子守死善道也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注俟待也孔子不待駕而應君命也孔子為之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注孟子言孔子所以不待駕者孔子當仕位有官職之事君以其官名召之豈得不顛倒詩云顛之倒之自公召之不謂賢者無位而君欲召見也音義

傳質丁讀如贄見音現注及下往見見君皆同如底詩作砥同之履切

疏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志志於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茍往者也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萬章問孟子所以不見諸侯其義謂何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至禮也孟子答之以謂凡在都邑謂之市井之臣在郊野謂之草莽之臣然總而言之皆謂之衆庶之人如衆庶之人未得傳質為臣者故不敢就見於君也以其無禮也傳質者所執其物以見君也如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又諸侯世子執纁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黄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是所以為贄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萬章又問孟子曰庶人於君召之給役則庶人往就其役事今君欲見召之乃不往者是如之何也萬章見齊王召孟子孟子不往所以有是問之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孟子答之曰庶人往應其役是其義當往也以其庶人於君其法當為

之役故也往往而見君者是不義也以其庶人非臣也義不當往見君故也且君之欲見之也者何為也哉孟子又以此問萬章言且國君所欲見之者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萬章答之曰君之所以欲見之者是為多聞又為其賢有德也曰為其多聞也至而召之也孟子又曰如是為其多聞也者則雖天子亦且不召其師而況諸侯可召而見之乎如是賢為有其德也則我未嘗聞知有欲見賢者而以召之也繆公亟見子思至不往也孟子又引繆公而證之言魯繆公數數見於子思乃曰古者千乘之國君以友其士何如子思遂慍而不喜曰古之人有言曰見賢人則當事矣豈嘗云友之乎然而子思所以不悅者其意豈不謂以位推之則子是為君尊矣而我則臣下也何敢與君為之交友也以有德論之則子事我為子之師也奚可以與我為友是則千乘之國君求賢者與之為友而尚且不可得也而況諸侯於今可召賢者而見之乎齊景公至不往也

說於上篇矣此更不云曰敢問招虞人何以萬章見孟子言齊景公招虞人之事遂因問之曰招虞人當用何物而招之曰以皮冠庶人以旃至賢人乎孟子以答之曰招虞人當以皮弁而招之也庶人則以通帛招之士以旂大夫以旌如以大夫之旌招虞人虞人雖死亦且不敢往應其招也以其士之旂而招庶人庶人豈敢往而應之哉而況以不賢之招而招賢人乎不賢之招即不以禮之謂也欲見賢人而不以道至小人所視孟子又言今之諸侯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是若欲人入其門而反閉其門也如此尚何可得而見之乎夫義是若路也禮若門也惟君子之人能由行此義之路出入此禮之門今乃反塞其義路而閉其禮門使君子何由而出入哉此孟子亦即此謂今之諸侯欲見賢人而乃欲召之則賢尚可得而見邪而小雅大東之詩有云周道平直如砥之平箭之直也君子亦所常履行此平直之道而為小人所常視而則法之矣然以此證之者盖謂

賢人所以不往見於諸侯者是所守以義而為衆人所矜式耳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萬章又問孟子以謂孔子常於君命召則不敢坐待駕而後行如此則孔子誠為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具官召之也孟子又答之曰孔子所以不俟駕而行者以其當於為仕有官職而國君以其官而召之也豈得為非耶注質執雉之屬○正義曰已說於前矣注孟子曰至首者○正義曰案士冠禮注云皮弁以白鹿為之象上古也禮圖云以鹿皮淺毛黄白者為之高尺二寸今虞人以皮弁者皮弁以田故也又案周禮司常職云交龍為旂通帛為旃析羽為旌鄭注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旌旂之上所謂注旄於首是也注詩小雅至善道也○正義曰此詩蓋刺亂之詩也譚國在東其大夫作是詩故云大東注云如砥貢財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言君子皆法效履而行之其如砥矢之平直小人又皆視之共之無怨也

注孟子言孔子所以不待駕至豈可見也○正義曰語云君命召不俟駕而行是時孔子為中都宰以其有官職也詩云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此乃國風東方未明之章文也箋云羣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也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注鄉一鄉之善者國一國之善者天下四海之内各以大小來相友自為疇匹也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

世也是尚友也注好善者以天下之善士為未足極其善道也尚上也乃復上論古之人頌其詩詩歌相近故曰頌讀其書者猶恐未知古人高下故論其世以別之也在三皇之世為上在五帝之世為次在三王之世為下是為好上友之人也音義好呼報切下同疏正義曰此章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樂其崇茂者也孟子謂萬章曰至是尚友也孟子謂萬章言一鄉之中有其善者所友斯亦一鄉之善士者也一國之中有善士所友者亦一國之善士者也天下於四海之内有其善士者所友亦以天下之善士者也如友天下之善士者為未足以極其善道則又尚論古之人而頌歌其詩看讀其書如此不知其如是之人

可以友也乎然猶未知其人之可友也抑又當論其人所居之世如何耳能以此乃是尚友之道也孟子所以謂之以此者蓋欲教當時之人尚友也孔子云無友不如己者與其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亦其意與音義行下孟切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注王問何卿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注孟子曰卿不同貴戚之卿謂内外親族也異姓之卿謂有德命為王卿也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注問貴戚之卿如何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注孟子曰貴

戚之卿反覆諫君君不聽則欲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王勃然變乎色注王聞此言愠怒而驚懼故勃然變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注孟子曰王勿怪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其正義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注王意解顔色定復問異姓之卿如之何也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注孟子言異姓之卿諫君反覆諫君而君遂不聽之則去而之他國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國須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貴戚或遭殃禍者也齊宣王問卿是齊王問孟子為卿者

如之何也孟子曰王何卿之問孟子答之以謂王問何卿也王曰卿不同乎宣王見孟子以為問何卿故問之曰然是卿有不同而異之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孟子又答之曰卿不同也以其有貴戚內外親族之卿有異姓有德之卿也王曰請問貴戚之卿宣王又問貴戚之卿是如之何也曰君有過謬則諫諍以至反覆數諫君不聽從則欲更易君位更立其君者也王勃然變乎色宣王聞此言遂憤而驚恐乃勃然變乎顏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又曰王勿怪異我之言也王之所以問臣臣不敢不以正義對王也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宣王見孟子此言顏色遂解而心且安定故無驚恐然後又問其異姓之卿是如之何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孟子又答之曰國君有過謬則諫諍之以至反覆數諫而不聽從則去而之他國者是也如紂之無道微子比干諫之而不聽一則雖為之見剖一則抱祭器而從周伊尹發

於有莘之野而爲殷湯興治天下葢亦本湯立賢無方故也宜孟子以是而告齊王音義伊發有莘所中切爲殷興道丁云言伊尹有莘之媵臣發起於草莱爲殷湯興其王道也

孟子注疏卷十下

孟子注疏卷十下考證

敢問交際章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于今為烈○臣宗楷按注若此之惡不待教命而誅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于今為烈烈可考原自明白直捷起下如之何其受之甚繫惟疏解作夏殷周之受天下可不辭也于今乃竊比聖王之迹而遂以殺人而受物於人為之暴烈生出無數支離曲折而後儒遂或為斷簡或為衍字紛紛矣

為之兆也節注占其事始而道足以行之矣○始監本訛治今改正

疏如魯鄉季桓子再三將受○將監本訛時今改正

士之不託諸侯章繆公之於子思節注子思以君命煩故不悦也○煩監本訛道今改正

敢問不見諸侯章注招禮若是疏皮弁以白鹿為之象上古也○監本脱上古也三字今補入

又疏繫之於旌旃之上○旌旃二字閣本作旞旃

疏末有伊尹三聘而就湯一節○本章無可附麗依
宋本刪
一鄉之善士章以友天下之善士節注詩歌相近故曰
頌○相監本訛國今改正
齊宣王問卿章疏有異姓有德之卿也○德監本訛責
今改正

孟子注疏卷十下考證

孟子注疏卷十一上

漢趙氏注　宋孫奭音義并疏

告子章句上注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稱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論語曰子罕言命謂性命難言也以告子能執弟子之問故以題篇疏正義曰此篇首論告子言性所以次於萬章問孝之篇者以其為孝之道其本在性也故此篇首以告子之言性遂為篇題次於萬章不亦宜乎此篇凡三十

六章趙氏分之以成上下卷此卷凡二十章而已一章言養性長義順夫自然殘木為器變而後成二章言人之欲善由水好下迫勢激躍失其素真三章言人之性與善俱生四章言明仁義由內以曉告子五章言公都告子受命然後乃理六章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趍之善惡異衢其七章言人稟性俱有好憎或為君子或為小人猶麰麥不齊雨露使然也八章言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伐牛山則山木茂人則稱仁九章言弈為小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十人惡之若竭其道何由智哉十章言舍生取義義之大者也十一章言由路求心為得其本十二章言舍大惡小不知其要十三章言莫知養身而養其樹木十四章言養其行治其正俱用智力善惡相厲是以君子居處思義飲食思禮十五章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十六章言古人修天爵自樂之也今要人爵以誘時也得人棄天道之忌也或以招之小人

事也十七章言所貴在身人不知求十八章言為仁不至不及求諸已謂水勝火熄而後已不仁之甚終為亡矣十九章言功毁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荑稗是勝是以為仁必其成也二十章言彀張規矩以喻為仁學不為仁由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者也其餘十六章趙氏分在下卷各有叙焉注告子者姓至篇題○正義曰云告子名不害者盡心篇有浩生不害疑為告子姓告名不害以浩生為字趙注又云浩生姓名不害又為二人其他經傳未詳甚人云論語子罕言命蓋論語第九篇首云故以題其篇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注告子以為人性為才幹義為成器猶以杞柳之木為桮棬也杞柳柜柳也一曰杞木名也詩云

北山有杞栝棬栝素也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栝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栝棬也注戕猶殘也春秋傳曰戕舟發梁所能順完杞柳不傷其性而成其栝棬乎將斤斧殘賊之乃可以為栝棬乎言必殘賊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栝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注孟子言以人身為仁義豈可復殘傷其形體乃成仁義邪明不可比栝棬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注以告子轉性為仁義若轉木以成器必殘賊

之故言率人以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蓋嘆辭也音義桮音杯棬邱圓切張云屈木為之也丁云方言曰海岱之間謂盌為棬盌音捥柜丁音舉栰音牆與音餘下白與也與性與長與外與非與謂與若與皆同 疏正義曰此章言養性長義順夫自然殘木為器變而後成

孟子拂之不假以言也告子曰至為桮棬告子言人之性譬若杞柳義若桮棬也以人之性為其仁義之道若以杞柳之木為之桮棬也杞枸杞也柳少楊也桮素樸也棬器之似屈轉木作也以其杞柳可以揉而作棬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為桮棬乎至必子之言夫孟子乃拂之曰子能順杞柳之木性以為桮棬乎以其將以斤斧殘賊其杞柳然後為之桮棬也如將斤斧殘賊杞柳而以為之桮棬是亦將殘賊人之形軀然後以為仁義與且驅率天下之人而殘禍仁義之道者是亦必子之此言也孟子所以拂之以此蓋謂人之性仁義固

有不可比之桮棬以杞柳為之也注杞柳柜柳至素也○正義曰案說文云杞枸杞柳少楊也桮𠤬也棬屈木盂也所謂器似升屈木作是也詩云北山有杞南山有臺文也音義長張丈切下不出者皆同拂丁扶勿切戾也下曲拂同此拂之亦如字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注湍水圜也謂湍湍水湍縈水也告子以喻人性若是水也善惡隨物而化無本善不善之性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

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注孟子曰水誠無分於東西故決之而往也水豈無分於上下乎水性但欲下耳人性生而有善猶水之欲下也所以知人皆有善性似水無有不下者也躍跳顙額也人以手跳水可使過顙激之可令上山皆迫於勢耳非水之性也人之可使為不善非順其性也亦妄為利欲之勢所誘迫耳猶是水也

言其本性非不善也**疏**正義曰此章言人之欲善猶水好下迫勢激躍失其素真是以守正性為君子隨曲折為小人者也告子曰性猶湍水也至東西也告子言人之性猶縈迴之水也湍圜縈迴之勢也縈迴之水決之使流於東方則東流之使之流西方則西流之而人之性無分於為善為不善也如縈迴之水無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至是也孟子言水之性無分於東西上下乎言有分於東西上下也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性之不善者水無有不就下者今夫水之勢搏而跳之可使過額激而行之可令上山如此豈水性如是哉是其勢如是也人之性所以可使為不善者亦若此水之勢也以其人之性不善乃利欲而誘迫之也亦搏激其水之謂也注湍者圜也○正義曰說文云湍急瀨水又云瀨水流沙上也今謂縈迴之水者言其水流沙上縈迴之勢湍湍然也

音義湍他端切陸云湍波流也無分如字丁扶問切下同

縈字書作瀠余傾切波勢回貌摶張補各切云以手擊水丁作摶音團顙蘇黨切好呼報切卷内皆同惟下注好人好耳如字

告子曰生之謂性注凡物生同類者皆同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注猶見白物皆謂之同白無異性曰然注告子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注孟子以爲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同邪曰然注告子曰然誠以爲同也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

猶人之性與注孟子言犬之性豈與牛同所欲牛之性豈與人同所欲乎疏正義曰此章言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者也告子曰生之謂性告子言人之生與物之生皆謂之性以其為同也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孟子見告子以為凡物生同謂之性故問之曰然則生之謂性是如凡物之白皆謂同白無異性也曰然告子以為誠如是也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孟子又言是則白羽毛之白亦如白雪之白白雪之白亦如白玉之白與故以此三者問告子然孟子以謂羽毛之白則其性輕白雪之白其性易消白玉之白其性堅是其性有不同其白也曰然告子不知為有異故亦以為誠然也言則同也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孟子曰又如是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亦猶人之性與孟子所以言此者以其犬之性金

畜也故其性守牛之性土畜也故其性順夫人受天地之中萬物俱備於我者也是其稟陰與陽之氣所生也故其性能柔能剛是為不同者告子不知但知其麁者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注人之甘食悅色者人之性也仁由內出義在外也不從己身出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注孟子怪告子是言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注告子言見彼人年老長大故我長敬之長大者非在我者也猶白色見於外

者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注孟子曰長異於白白馬白人同謂之白可也不知敬老馬無異於敬老人邪且謂老者為義乎將謂敬老者為有義乎且敬老者已也何以為外也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注告子曰愛從心則已心悅故謂之內所悅喜

者在外故曰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注孟子曰耆炙同等情出於中敬楚人之老與敬己之老亦同己情性敬之雖非己炙同美故曰物則有然者也如耆炙之意豈在外邪言楚秦喻遠也音義耆音嗜本亦作嗜下同炙之夜切疏正義曰此章言事者雖從外行其事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內所以曉告子之惑者也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言人之者其甘食悅其好色是人之性也仁在我為內非自外而入者也義在彼非在我故為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孟子見告子以為仁內義外故問之曰何以謂仁內義外

曰彼長而我長之至故謂之外也告子言彼人之年老而我從而敬長之非有長在我也如彼物之色白而我從而白之是從其白於外也我故謂義為在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歟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孟子又闢之曰彼長而我長之異於彼白而我白之也於白馬之色白無以異於白人之色白也是則同也不知長老馬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老乎以其是則有異也蓋白馬之白與白人之白者彼白而我白之耳我何容心於其間哉固無異也長馬之長與長人之長則有欽不欽之心矣此所以有異焉以其長人之長者有欽長馬之長者無欽是則長者在彼長之者在我而義自長之者生非自長者生也如此告子何得謂之外乎故問之曰且謂長者為有義乎長之者為有義乎曰吾弟則愛之至故謂之外也告子又謂我之弟則親愛之秦人之弟則我不愛是愛以我為悅者也愛主仁故謂仁為

內也敬長楚人之長者亦敬長吾之長者是以長為悅
者也長主義故謂義為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
耆吾炙至亦有外歟孟子又以秦人之炙而排之曰好
秦人之炙無以異於好吾之炙為物耳則亦有如是也
然則好炙亦有外歟且孟子所以排之以此者蓋謂仁
義皆內也以其秦人之弟則不愛吾弟則愛之愛與不
愛是皆自我者也告子謂之以我為悅則是矣吾之長
者吾長之楚人之長吾亦長之長之亦皆自我者也告
子又謂之以長為悅則非矣是亦猶秦人之炙與吾之
炙雖不同而耆之者皆自我也如是則義果非生於外
者也云炙者周書曰黃帝始燔
肉為炙是也秦楚所以喻外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注季子亦以為義
外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注公都子曰以敬在心而

行之故言内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注季子曰敬誰也曰敬兄注公都子曰當敬兄也酌則誰先注季子曰酌酒則誰先酌曰先酌鄉人注公都子曰當先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内也注季子曰所敬者兄也所酌者鄉人也如此義果在外不由内也果猶竟也公都子不能荅以告孟子注公都子無以荅季子之問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

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注孟子使公都子答季子如此言弟以在尸位故敬之鄉人以在賓位故先酌之耳庸常也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注隨敬所在而敬之果在外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注湯水雖異名其得寒溫者中心也雖隨敬之所在亦中心敬之猶飲食從人所欲豈可復謂之外也音義惡音烏疏正義

曰此章言凡人隨形不本其原賢者達情知所以然季子信之猶若告子公都受命然後乃理者也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季子猶若告子以為義外故問孟子弟子公都子曰何以謂義為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公都子答之曰所敬在心而行之故謂義為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季子又問之曰鄉之人有長於已之伯兄一歲則當敬誰曰敬兄公都子曰當敬已之兄也酌則誰先季子又問之曰如在筵則酌酒先酌誰曰先酌鄉人公都子曰當先酌鄉人也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季子又言所敬在兄是敬在此酌在鄉人是所長在彼是義果在外者也非由內而出之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公都子於此遂無言以應答而乃告知於孟子孟子曰至斯須之敬在鄉人孟子謂公都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季子將曰敬叔父則問之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季子將曰敬弟則又問之曰如敬弟則安在敬其叔父也彼季子將

曰弟在位故敬之也子亦與之曰所以先酌鄉人者亦以在賓之位故先酌之也言常敬者在兄斯須少頃之敬在鄉人也季子聞之至非由內也季子聞孟子此言故謂之曰敬叔父則敬之敬已之弟則亦敬之是隨敬所在則敬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至亦在外也公都子因孟子教之以此乃曉其理故自又以冬夏所飲比喻而曉季子之惑也言冬寒之日則飲湯夏熱之日則飲水如是則飲食亦有在外者也蓋謂湯水雖異名然得其寒熱而飲之者在我之中心然也猶敬叔父敬弟雖有異然而能敬之者在我而已敬在我則敬在心而出之者也安得謂之在外乎

季子即下卷所謂季任為任處守者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注公都子道告子以為人性在化無本善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

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注公都子曰或人以為可教以善不善亦由告子之意也故文武聖化之起民皆喜為善幽厲虐政之起民皆好暴亂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注公都子曰或人以為人各有性善惡不可化移堯為君象為臣不能使之為善瞽瞍為父不能化舜為惡紂為君又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亦不能使

其二子為不仁是亦各有性者矣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注公都子曰告子之徒其論如此今孟子曰人性盡善然則彼之所言皆為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注若順也性與情相為表裏性善勝情情則從之孝經云此哀戚之情情從性也能順此情使之善者真所謂善也若隨人而强作善者非善者之善也若為不善者非所受天才之罪物動之故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

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注仁義禮智人皆有其端懐之於内非從外銷鑠我也求存之則可得而用之舍縱之則亡失之矣故人之善惡或相倍蓰或至於無筭者不得相與計多少言其絶遠也所以惡乃至是者不能自盡其才性

也故使有惡人非天獨與此人惡性其有下愚不移者也譬若乎被疾不成之人所謂童昏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注詩大雅蒸民之篇言天生蒸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民之秉彝彝常也常好美德孔子謂之知道故曰人皆有是善者也音義強其丈切羞惡之惡丁烏故切舍音捨下舍魚舍生舍其舍貴舍大皆同蓰音師又音灑山綺切解見滕文公章句疏正義曰此章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趍之善惡異衢高下

自懸賾愚行殊尋其本者乃能一諸者也公都子曰至然則彼皆非與者公都子問孟子以謂告子言人之性無有善亦無有不善但在人之所為如何耳或有謂人性可以為善又可以為不善但在上所化如何耳如此故文王武王興起常以善養人則民人皆好善至幽王厲王興起常以政暴虐於民則民亦皆好其暴亂或有人又謂人有性善有性不善非在所化稟之於天而已如此故以堯帝之為君而有象之傲為臣以瞽瞍之頑為父而有舜之聖為子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之賢為臣今孟子乃曰性皆善是則彼告子與或人之言者皆不是歟故以此問孟子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至好是懿德孟子言人之乃順其情則皆可以為善矣是所謂性善也若夫人為不善者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為不善者乃自汩喪之耳故言非稟天才之罪也且情性才三者合而言之則一物耳分而言之則有三名故曰性曰情曰才蓋

人之性本則善之而欲為善者非性也以其情然也情之能為善者非情然也以其才也是則性之動則為情而情者未嘗不好善而惡惡者也其不欲為善者乎而才者乃性之用也上有以達乎天下有以達乎地中有以貫乎人其有不能為善者乎此孟子所以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言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至智也者已說於前矣蓋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人皆有是心也人能順此而為之是謂仁義禮智也仁義禮智即善也然而仁義禮智之善非自外銷鑠我而亡之也我有生之初固有之也但人不思而求之耳故曰求則得而存舍而弗求則亡之矣然人所以有善有惡其善惡相去之遠或相倍蓰或至於不可計其多少如此之絶遠者是不能自盡其性才者也言才無有不能為善者矣但不能盡其才而為之耳故詩大雅蒸民之篇有曰上天之生衆民有物則有所法則民之秉執其常善故好是美德而已所

謂常即善也所謂善即美德也謂美德者即仁義禮智是也孔子嘗亦云爲此詩之人其能知道者也故言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故好是懿德也然所謂物者即自人之四肢五臟六腑九竅達之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無非物也所謂則者即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夫婦兄弟信之於朋友也是無非有物則有則也由此觀之孟子所以言至此者豈非人性皆善者邪故有物必有則是謂性之善也能秉其彝是謂才也好是懿德是謂情也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能順其情以爲善而才從之者也注紂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正義曰案史記世家云微子啓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又云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是知有兄弟之親矣注大雅蒸民之詩○正義曰此蓋尹吉甫美宣王之詩文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

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注富歲豐年也凶歲饑饉也子弟凡人之子弟也賴善暴惡也非天降下才性與之異也以饑寒之阨陷溺其心使為惡者也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注麰麥大麥也詩云貽我来麰言人性之同如此麰麥其不同者人事雨澤有不足地之有肥磽耳磽薄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

人與我同類者注聖人亦人也其相覺者以心知耳故體類與人同故舉相似也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注龍子古賢人也雖不知足小大作屨者猶不更作蕢蕢草器也以屨相似天下之足略同故也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注人

口之所耆者相似故皆以易牙為知味言口之同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注耳亦猶口也天下皆以師曠為知聲之微妙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注目亦猶耳也子都古之姣好者也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儻無目者乃不知子都好耳言目之同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注言人

之心性皆同也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注心所同耆者義理也理者得道之理聖人先得理義之要耳理義之悅心如芻豢之悅口誰不同也音義阨音厄糴音牟耰丁音憂𡎺苗根也浡音勃磽苦交切覺丁音教義訓為校蕢音匱姣古卯切且丁子餘切云且疏正義曰此章言人稟性俱有好憎耳目口心助句辭疏所悅者同或為君子或為小人猶糴麥不齊雨露使然者也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至猶芻豢之悅我口者孟子言豐熟之年凡人之子弟多好善賴善也凶荒之年凡人之子弟多好暴惡然而非上天降下才性與之殊異也而其所以由饑寒之厄陷溺去其良心

而為之惡也無他所謂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是也且譬夫今之大麥也人播種而耰鉏之其地高下以同藝殖之時又同浡浡然而生長秀茂至於日至可以收割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為不熟者則是地有肥薄與雨露之不均而人事之所加有不齊也故凡物有同其類者皆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為不然雖聖人亦則與我同其類者也故龍子之賢人有曰人不知天下人之足而為草屨者我知其人不能為之蕢也蕢草器也其所以為屨皆相似者以其天下人之足則同也故口之於食味人有同耆也然而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好者也如使人口之於味其性之所好與人殊異有若狗馬之與我不同其形類也則天下何以耆其味皆從易牙所好之味也至於食味天下所以皆期指於易牙者是天下之人口相似也不特口之於味然也惟耳於聲亦如是也耳於聲天下之人所以皆期指於師曠為知聲之妙者是天下之人耳相似也又不特耳如是也

惟天下之目亦如是也至於子都者天下之人無有不知其姣好也不知子都之姣好者是無目之人也故曰人口之於味以其有所同好者焉耳之於聲以其有同聽者焉目之於色以其有同美者焉至於心獨無所同亦如是乎言人心性亦若口耳皆有同而無異也然人心有所同然者何也是謂理也義也唯聖人者但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曰理義之有喜悅於我心者如芻豢之味有悅於我口耳蓋理出於性命天之所為也義出於道德人之所為也而理義又出於人心所同然也是則天之使我有是之謂命天命之謂性是性命本乎天故為天之所為也天之所為雖妙然而未嘗不有理焉如此豈非其理有出於性命者乎人能存其性命而不失之者是所謂有其道德也故為人之所為者也人之所為道德雖妙然而未嘗不有義存焉如此則豈非其義有出於人心者乎合而言之則性命道德是為理義雖是理義出於性命道德者耳注麰麥至薄也○正

義曰釋云𪎊麥大麥也又短粒麥也詩云貽我來𪎊此葢周頌思文之篇言后稷配天之詩也磽說文云磽石地名也注易牙為知味○正義曰案左傳云易牙齊桓公大夫也淄澠二水為食易牙亦知二水之味桓公不信數試始驗是易牙為知味者也注師曠為知聲之妙○正義曰案呂氏春秋云已說在離婁篇首左傳杜氏注云晉樂師子野者是也注子都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正義曰案詩國風山有扶蘇之篇文也注云都世之美好者狂狂人也且辭也箋云人之好色不往覿子都反往覿狂醜之人凡此是知子都為美好者也○草牲曰芻穀養曰豢○正義曰說文云牛馬曰芻犬豕曰豢是其解也

孟子注疏卷十一上

孟子注疏卷十一上考證

告子章句上疏令要人爵以誘時也○時監本訛待今改正

性猶杞柳也章疏桮素樸也○臣宗楷按說文云桮䈪也器盞一曰覆頭也又六書正譌飲器俗作盃杯並非然則本為一器疏釋素樸之義未知何據

何以謂義內章疏敬叔父則敬之敬已之弟則亦敬之是隨敬所在○在監本訛有今改正

又疏季子即下卷所謂季任為任處守者也○臣齊

𦈢按孟季子朱註以為疑孟仲子之弟是也季任自

是任君弟疏因經中亦謂季任為季子遂以孟季氏

當之

故凡同類者節注聖人亦人也其相覺者以心知耳○

心監本訛似今改正

疏故曰人口之於味以其有所同好者焉○監本脱

以字今增入

孟子注疏卷十一上考證

孟子注疏卷十一下

漢趙氏注　宋孫奭音義并疏

告子章句上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注牛山齊之

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息長也濯濯無草木之貌牛山木甞盛美以在國郊斧斤牛羊使之不得有草木耳非山之性無草木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注存在也言雖在人之性亦猶此山之有草木也人豈無仁義之心邪其日夜之思欲息長仁義平旦之志氣其好惡凡人皆有與賢人相近之心幾豈也豈

希言不遠也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注旦晝日晝也其所為萬事有梏亂之使亡失其日夜之所息也梏之反覆利害于其心其夜氣不能復存也人見惡人禽獸之行以為未嘗有善本性此非人之情也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注誠得其養若雨露於草木法度於仁義何有不長也誠失其養若斧斤牛羊之消草木利欲之消仁義何有不盡也孔子曰持之則存縱之則亡莫知其鄉鄉猶里以喻居也獨心為若是也**音義**蘖五割切好惡丁呼報切下烏路切下所惡同梏丁云梏古沃切謂悔吝利害也言利害之亂其性猶桎梏之刑其身故喻之行下孟切下其行同

疏正義曰此章言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伐牛山則山木茂人則稱仁也孟子曰牛山之木至惟心之謂與者孟子言牛山之木常為秀美矣然以其為郊國之外也殘之以斧斤之伐可以為秀美乎言以其斧斤常伐之則不可為美也雖為斤斧所伐然以其日夜之所長息雨露之所潤澤非無萌牙緜蘖生焉奈何萌蘖既生

而牛羊之畜又從而牧養於其閒是以牛山若彼濯濯無草木之貌也人見其濯濯然無草木以為牛山未嘗有材木焉是豈牛山之性無草木哉言牛山之本嘗有其材木耳其所以無之者但斧斤牛羊從而殘滅之矣言雖存在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然人之所以放去其良心而無仁義者亦如斧斤之伐於牛山之木也是日日而伐滅之可為美材乎言不可為美材也言牛山日夜之所息長草木與人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不遠矣以其牛山日夜所息長草木莫不欲秀茂為美而惡其斧斤牛羊殘害之為惡也人之平旦之氣尚未有利欲汨之則氣猶静莫不欲為之善也而惡為之惡也但人平旦之氣則其旦晝之所為利欲有以梏亡之矣平旦則未至於晝旦晝所以為日之中矣且人於平旦之時其氣静未有利欲事緒以動之則未必不善矣以其善固存於此時也亦如牛山日夜所長草木無以斧斤牛羊殘害之則未必不美矣以其萌蘖生焉而

美固已有矣奈何斧斤牛羊又從而殘滅之亦若旦晝所為利欲以梏亡之者焉梏手械也利欲之制善使不得為猶梏之制手也梏之反覆其情緒不一則夜於平旦之氣不足以存既不足以存而為利欲萬緒梏而亡之則其違異於禽獸之行不遠矣以其近也人見其為禽獸之行者而為未嘗有才性焉是豈人之情為如是哉言非人之情也言人情本欲為善矣其所以終不為者但利欲從而梏亡之矣故苟得其所養無物不長苟失其所養無物不消如牛山苟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與平旦之氣是得其所養者也是則無物不長矣如牛山苟為牛羊從而牧之與旦晝所為而梏亡之是失所養者也是則無物不消矣孟子又引孔子云操持之則存縱舍之則亡其出入狗物而不有常時莫知其所向之鄉惟獨心為若是也凡此孟子所以言人心性本善但當有常操而存之者矣注牛山齊之東南山○正義曰蓋亦以理推之亦自可見故傳所謂齊景公遊於

牛山之上是亦知之爲齊之山矣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注王齊王也或怪也時人有怪王不智而孟子不輔之故言此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注種易生之草木五穀一日暴温之十日陰寒以殺之物何能生我亦希見於王既見而退寒之者至謂左右佞謟順意者多譬諸萬物何由得有萌牙生也今夫弈之爲數小數

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注弈博也或曰圍棊論語曰不有博弈者乎數技也雖小技不專心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注有人名秋通一國皆謂之善弈曰弈秋使教二人弈其一人惟秋所善而聽之其一人志欲射鴻鵠故不如也為是謂其智不如也曰非也以不致志

也故齊王之不智亦若是音義易以豉切暴步卜切繳音灼射食亦切為于偽切下為宮同

疏正義曰此章言奕為小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十人惡之雖竭其道何由能成者也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至非然也孟子言時人無怪齊王之不智也以其孟子不輔佐之故云之此言雖有天下易生之物如一日溫煖以暴之乃十日寒凍以殺之是以未有能生者也雖有能生之者然於我見之亦少矣我自輔佐齊王而退歸而姦佞諂諛齊王者至多矣然而我尚如有心欲使王萌而為善是如之何哉孟子言之以此者蓋謂吾君不能者是謂賊其君者也所以言時人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當輔佐君為之而已孟子輔佐齊王既退而姦佞之臣又陷君於為惡故有激而云此也蓋天下易生之物譬齊王之為善也一日暴之喻孟子一人之輔齊王也十日寒之喻姦佞臣之衆陷君於為惡也陷君於為惡者如是之衆則齊王所以不

智也喻未有能生者也今夫譬之弈秋但為技數雖小技如不專一其心致篤其志則亦不得精也是故弈人名秋者通一國皆稱為善能弈者也使秋誨其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唯弈秋之言是聽一人雖聽之其一心以為有鴻鵠之鳥將至乃思援弓繳矢而射之雖與皆學夫弈秋然亦不若其專心致志者精矣為是弗若之者非謂其智弗若也以其不專心致志而聽弈秋之誨故也此所以曰為是其智弗若與繼之曰非然也言不然也孟子所以引為比者蓋謂齊王如能專心致志惟賢者是聽則孰不與王為善乎奈齊王不能專心致志惟賢是聽但為姦臣之所諛佞所以如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矢而射之者故弗若彼之精而遂不為善矣然則時人亦不可謂齊王不智特當輔之而已然既輔之亦當齊王能專心致志聽從之然後可矣孟子所以既退而尚如有萌焉奈何終輔之而齊王姦佞諂諛之衆而不能聽從為善耳此故以弈秋喻已而以鴻鵠喻

姦佞其一以為有鴻鵠思援弓繳而射之喻齊王雖聽己之言然不專心致志惟在於鴻鵠耳注奕博也至不得也○正義曰案陽貨論語第十七之篇云不有博弈者乎而解弈為博也說文云作博局戲也六著十二棊也古者堯曾作博圍棊謂之奕說文弈從廾言速兩手而執之棊者所執之子圍而相殺故謂之圍棊稱奕者又取其落奕之義也注有人名秋善奕○正義曰案傳記有云奕秋通國之善奕也有吹笙過者止而聽之則奕敗笙汨之也又云隸首天下之善筭也有鴻鵠過彎弧擬問以三五則不知鴻鵠亂之也是亦孟子之言與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注熊掌熊蹯也以喻義

魚以喻生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注有甚於生者謂義也義者不可苟得有甚於死者謂無義也不苟辟患也莫甚於生則苟利而求生矣莫甚於死則可辟患不擇善何不為耳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

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注有不用不用苟生也有不為不為苟惡而辟患也有甚於生義甚於生也有甚於死惡甚於死也凡人皆有是心賢者能勿喪亡之也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注人之賤者得此一器食可以生不得則死嘑爾猶嘑爾咄、啐之貌也行道之人凡人以其賤已故不肯受也蹴蹋也以足踐蹋與之乞人不潔

之亦由其小故輕而不受也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之者得我與注言一簞食則貴禮至於萬鍾則不復辯別有禮義與否鍾量器也萬鍾於己身何加益哉己身不能獨食萬鍾也豈不為廣美宮室供奉妻妾施與所知之人窮乏者也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之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

謂失其本心注鄉者不得簞食而食則身死尚不受也今為此三者為之是不亦可以止乎所謂失其本心者也音義熊蹯音煩辟音避下同嘑呼故切蹴張取六切或作跐音同咄啐丁都忽切叱也下七内切呼也不辯丁本作變云於義當為辯辯別也得我與張云平聲亦如字鄉為丁云並去聲下今為為指鄉為其但為亦為皆同疏正義曰此章言舍生取義義之大者也簞食萬鍾用有輕重縱彼納此蓋違其本凡人皆然君子則否所以殊也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至失其本心者孟子言魚之為味我之所欲者也熊蹯之味亦我所欲者也然而魚與熊蹯二者不可兼得但捨去其魚而取熊蹯也以其熊蹯之味又有美於魚也魚在水之物熊蹯在山之物欲在水不可兼得於在山者在山又不可兼得於在水者故為二者不可兼得也魚所以喻

生也熊蹯所以喻義故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然而生與義二者亦不可兼得之但捨生而取義也以其義又有勝於生也如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不忘在溝壑有殺身以成仁是皆以義有勝於死也是捨生而取義也然而生亦為我心之所欲其以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為我心之所惡疾者其以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禍有所不逃辟也如令人之所欲者無有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而行之也令人之惡者無有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擇而為之也蓋可以得生可以辟患者皆是不義也故不為苟得故患有所不辟也者是皆有義也由此言之則生而有不用也是不苟生也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不苟為惡以辟患也如此故所欲有甚於生所惡者有甚於死非獨賢者有此心也人皆有此心也但賢人能常存之而勿喪亡之耳蓋所欲有甚於生者是義也所惡有甚於死者是不義也且以一簞所盛之食一豆所

盛之羹得而食之者則養其生不得此而食者則餓而死然而嘑爾叱咄而與之雖行道塗之中凡人且不肯受而食之也如蹴爾踐蹋而與之雖乞丐之賤人且以為不潔而不肯受而食也言萬鍾之祿則不責辯禮義而受之者雖萬鍾之多然於我何足為益焉於我何益以其已身不能獨食之也已不能獨食則為宮室之廣美供奉妻妾施與所知之人窮乏者而已如是則向日不得簞食豆羹則身死尚不受今乃為宮室廣美供奉妻妾與施所知之人窮乏之者而受為之如此是亦不可以止乎言此可以止而不止者也是謂失其本心者矣是忘其義者矣故本心即義也所謂賢者但能勿喪亡此本心耳注熊蹯〇正義曰案史記世家云宰夫胹熊蹯不熟晉靈公怒而殺之裴駰注云服虔曰蹯熊掌其肉難熟注鍾量器也〇正義曰齊大夫晏子云已說在梁惠篇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注不行仁義者不由路不求心者也可哀憫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注人知求雞犬莫知求其心者惑也學問所以求之矣疏正義曰此章言由路求心為得其本追逐雞犬務其末也學以求之詳矣孟子曰至而已矣者孟子言仁者是人之心也是人人皆有之者也義者是人之路也是人人皆得而行之者也今有人乃舍去其路而不行放散其心而不知求之者可哀憫哉且人有雞犬放之則能求追逐之有心放離之而不求追復然而學問之道無他焉但求其放心而已矣能求放心則仁義存矣以

其人之所以學問者亦以精此仁義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注無名之指手之第四指也蓋以其餘指皆有名無名指者非手之用指也雖不疾痛妨害於事猶欲信之不遠秦楚為指之不若人故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注心不若人可惡之大者也而反惡指故曰不知其類也類事也音義信音伸下同惡烏路切下

同

疏正義曰此章言舍大惡小不知其要憂指忘心不即於道是以君子惡之者也孟子曰至此之謂不知類也孟子言今人有第四指為無名之指屈而不信且非疾痛有妨害於為事也如有人能伸者則不遠秦楚之路而求伸之以為惡其指之不若人也且以無名之指為無用之指則恥惡之不若人其心不若人則不知恥惡之是之謂為不知其類者也荀子云相形不如論心同其意也蓋云秦楚者以其秦楚相去最為遠者也故取為已言指屈尚不遠秦楚之路而求伸況心即在於已為最近者也尚不能求之邪此孟子所以為不知類者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

也注拱合兩手也把以一手把之也桐梓皆木名也人皆知灌溉而養之至於養身之道當以仁義而不知用豈於身不若桐梓哉不思之甚者也宜孟子有是以言之歟音義溉古代切疏正義曰此章言莫知養身而養其樹木失事違務不得所急所以誠未達者也孟子言桐梓之木方於可拱把之時人誠欲其生長皆知所以灌溉而養之者至於已之身而不知以仁義之道養之者豈人之愛保其身反不若桐梓之為急哉但人弗思忖之而已故以甚者也宜誠之以此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注人之所愛則

養之於身也一尺一寸之膚養相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注考知其善否皆在已之所養也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注養小則害大養賤則害貴小口腹也大心志也頭頸貴者也指拇賤者也不可舍貴養賤也務口腹者為小人治心志者為大人故也今有塲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為賤塲師焉注塲師治塲圃者塲以治穀圃園也梧桐檟梓皆木

名樲棘小棘所謂酸棗也言此以喻人舍大養小故曰
賤場師也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
人也注謂醫養人疾治其一指而不知其肩背之有疾
以至於害之此為狼藉亂不知治疾之人也飲食之人
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
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注飲食之人人所賤之者
為其養口腹而失道德耳如使不失道德存仁義以往
不嫌於養口腹也故曰口腹豈但為肥長尺寸之膚哉

亦以懷其道德也音義

擯音賓 樲音貳

疏正義曰此章言養其善惡相厲是以君子居處思義飲食思禮者也孟子曰人之於身也至於己取之而已矣孟子言人之於一身也無有所不愛也以其兼愛之矣兼所愛則必兼有所養也是則一身之中無有一尺一寸之肌膚不愛焉則亦無有一尺一寸之肌膚不養之也以其兼所愛必兼所養而已然而所以考究其有善其有不善者亦豈有他為哉但亦於一已自取之而已矣所謂從其大體則為大人從其小體則為小人豈非己自取之謂乎葢孟子但云尺寸之膚者則心存乎中又有居待而言者也且心為一身之君所謂心為天君者也荀子云心居中虛以治五官此之謂也言人既愛尺寸之膚雖心亦在所愛焉既養尺寸之膚雖心亦在所養焉所謂愛養心者亦以仁義之道愛養之而已人之心由人所趨向如何耳故曰所以考其善不善於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

賤至尺寸之膚哉孟子又言人體有貴亦有賤有小亦有大於人之一身合而言之則謂之體自體而言之又有耳目口鼻形心者也以貴大則心為一體之貴者大者以賤小則耳目口鼻形為一體之賤者小者言人之於一體不可務愛養其賤者小者以害其貴者大者也如養其小者則為之小人養其大者則為之大人以其耳目口鼻形五者所好不過利慾而已而心稟於有生之初仁義之道俱存於其間是以養心者為大人君子養耳目口鼻形者以利慾為小人耳故孟子所以有是言也今有場師治場圃者如舍其梧檟之良木而特養其樲棘是為賤場師焉梧桐也檟山楸也樲棘小酸棗也梧檟可以為琴瑟材是良木小酸棗無用之木也是賤木也此所以喻養體不養其貴者而養其賤者也又如養其一指之小而失其肩背之大則為狼疾藉亂而不知醫治者也此所以比喻養體不養其大者而養其小者也且務飲食之人則人皆賤之者矣無他是為其

養小而失去其大也如飲食之人亦無有失其養大則口腹豈但肥長適尺寸之膚為哉言是亦懷仁義之道者也注梧檟樲棘為桐梓酸棗○正義曰說文云梧檟山楸又云楸梓也樲棘小酸棗也是所以案此為之云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注鈞同也言有大有小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注大體心思禮義小體縱恣情慾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注公都子言人何獨有從小體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

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注孟子曰人有耳目之官不思故為物所蔽官精神所在也謂人有五官六府物事也利慾之事來交引其精神心官不思善故失其道而陷為小人也此乃天所與人情性先立乎其大者謂生而有善性也小者情慾也善勝惡則惡不能奪之而已矣疏正義曰此章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心官思之邪不乖越故謂之大人者也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至何也者公都子問孟子曰世之人皆是人者也或有名為大人或有名為小人者是如之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

體為小人孟子答之曰從事於大體而以仁義養其心
是從其大體故謂之大人也從其小體以利慾養其耳
目之官是從其小體故謂之小人也曰鈞是人也或從
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公都子未曉故問之曰既皆
是人也或以從養其大體或從養其小體是如之何曰
耳目之官至此為大人而已矣孟子又答之曰人有耳
目之官不以心思主之而遂蔽於嗜慾之物既蔽於物
則已亦已失矣已已失則是亦為物而已是則物交接
其物終為物引之喪其所得矣惟心之官則為主於思
如心之所思則有所得而無所喪如不思則失其所得
而有以喪之耳是以天之所與付於我者所以先與立
其大者則心是也既與立其大者則小者斯不能奪之
矣小者則耳目是也是以為之大人而已矣蓋耳目主
視聽是以為官者也心君主官者也亦謂之官者以其
亦主思故亦為官矣荀子云心君也居中虛而治五官
者也是以心思之大者而小者不能奪則耳目不為利

慾之所蔽茲所以從其大體而為大人也彼小人者以其不思而為利慾所蔽故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注天爵以德人爵以祿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注人爵從之人爵自至也以要人爵要求也得人爵棄天爵惑之甚也終亦必亡而已矣注棄善忘德終必亡也音義樂音洛下自樂而樂皆同要音邀注及下同

疏正義曰此章言古脩天爵自樂之也今要人爵以誘時也得人棄天道之

忌也惑以招亡小人之事者也孟子曰有天爵者至終亦必亡而已矣孟子言有所謂天爵者有所謂人爵者仁義忠信四者又樂行其善而不猒倦者是所謂天爵也自公卿大夫者是所謂人爵此孟子所以自解之也自古之人脩治其天爵而人爵自然從之如舜耕於歷山樂取諸人以為善而堯自然禪其祿位是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者也又如伊尹之徒亦是也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求人爵既得其人爵而又棄其天爵則蔽惑之甚者也如登龍斷以罔市利乞墦間之祭者是其類也此孟子所以指今之人而言也如此者終亦必亡其人爵而已矣是故孟子所以有是言而勸誡之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注人

皆同欲貴之心人人自有貴者在已身不思之耳在已

者謂仁義廣譽也凡人之所貴富貴故曰非良貴者趙

孟晉卿之貴者也能貴人又能賤人人之所自有也者

他人不能賤之也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

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

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注詩大雅既醉之篇言飽德者飽

仁義之於身身之貴者也不願人之膏粱矣膏粱細粱

如膏者也文繡繡衣服也音義聞音問疏正義曰此章言所貴在身人不

知求膏粱文繡已之所優趙孟所貴何能比之是以君子貧而樂也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至文繡也孟子言凡所願欲其貴者世人所同其心也以其人皆欲之也然而人人有貴只在其已者但不思之耳凡人所貴者非是良貴也良貴者不以爵而貴者是謂良貴如下文所謂仁義廣譽者是也且以趙孟晉卿之貴雖為所貴者然而趙孟又能賤之是人之所貴者非為良貴也此孟子所以引而喻也以其趙孟者即晉襄公之臣趙盾者是也是為晉卿然入為晉卿出則為盟主是謂貴矣奈何其贊則不及趙襄其良則不及宣子則所貴特人爵之貴耳如此得無賤邪故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也詩大雅既醉之篇有云既醉之以酒既飽之以德是言飽乎仁義者也是亦所謂德將無醉之意同謂德則仁義是也言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乎案禮云公食大夫則稻粱為加膳則膏粱味之至珍者也然而不願人之膏粱則以仁義為膏粱令聞廣

譽之名聲既施飾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案詩以一裘為顯服則文繡為服之至美者也然而不願人之文繡則以令聞廣譽為文繡也蓋令聞者以其內有仁義之德則人將不特見而善之又有以聞而善之者也故云令聞廣譽令善也聞名聲而人所聞之也廣譽者亦以內有仁義之德則不特近者美喻之而遠者又有以美喻焉故云廣譽廣遠大也譽美稱也凡此孟子所以教時人之云耳故論君子貧而樂如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者是之謂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注水勝火取水足

以制火一杯水何能救一車薪之火也以此則謂水不勝火為仁者亦若是則與作不仁之甚者也亡猶無也亦終必亡仁矣音義熄音息疏正義曰此章言為仁不至不反諸己謂水勝火熄而後已不仁之甚終必亡矣為道不卒無益於賢者也孟子言為仁勝强於不仁也若水之勝火矣今之為仁者不知反本心而為仁如以一杯杓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火不熄滅則謂水不勝火以為不仁勝仁此又與於不為仁者又甚之也以其有過於不為仁者也是亦終必亡其仁矣且如湯武之至仁然後勝桀紂之至不仁也今之為仁但以轉粟移民之為仁而望民多於鄰國以羊易牛之仁而欲朝秦楚而撫四夷是若一杯水而望救一車薪之火也此所以終必亡其仁矣此吾孟子所以有激而云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注熟成也五穀雖美種之不成則不如荑稗之草其實可食為仁不成猶是也音義荑音蹄稗蒲賣切疏正義曰此章言功毁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荑稗是勝是以為仁必其成也孟子言五穀者是天下種之美者也苟五穀不成則不勝荑稗之所奪夫仁者亦天下道之美者也苟為仁不成則不勝不仁之所害故云夫仁亦在乎成之而已矣此章與前章相類亦若齊宣有愛牛之仁而功不至於百姓梁惠有移民之仁而民不加多於鄰國是為仁不成之過也音義五穀已詋於前矣云荑稗者即禾中之莁草也

幾丁音祈又音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至於彀學者亦必至於彀注羿古之善射者彀張弩向的者用思要時也學者志道猶射者之張也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注大匠攻木工規所以為圓也矩所以為方也誨教也教人必須規矩學者以仁義為法式亦猶大匠以規矩者也音義彀古候切思丁息二切疏正義曰此章言事各有本道有所隆彀張規矩以喻為仁學不為仁猶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者也孟子言羿為善射者其教人射必志在於勢勢者張弓也張弓以其力分之所至處也言羿雖善射其教人亦必求之於力分之內也大匠為攻木之工者其教誨人為匠必在於規矩

規所以為圓之度矩所以為方之度以其規矩為法度之至者也言大匠誨人亦必求之於法度内也羿教人既求之於力分之内則學之者亦必求於力分之内矣大匠誨人既求之於法度之内則學之者亦必求於法度之内矣然必皆求於力分之内者以其力分所不到則射亦未如之何矣法度者亦如是矣此喻人以道教人而學之者亦如是耳如皆不求之於力分之内與法度之内則於道終亦不得矣注羿古之善射者與匠為攻木之工者〇正義曰此已説於前矣

孟子注疏卷十一下

孟子注疏卷十一下考證

牛山之木嘗美矣章注牛山齊之東南山疏齊景公遊於牛山之上○事見晏子春秋

無或乎王之不智章弈秋通國之善弈節注有人名秋善弈疏有吹笙過者止而聽之則弈敗○監本脫吹笙二字今從史記補入

魚我所欲也章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節注不為苟惡而辟患也○惡監本訛患今改正

人之於身也章疏所謂從其大體則為大人○從監本訛頤今改正

鈞是人也章疏居中虛而治五官者也○居監本訛房今改正

又疏是以心思之大者而小者不能奪則耳目不為利慾之所蔽○則耳目不為利慾之所蔽監本則字訛其字不字訛小字俱從閣本改正

欲貴者章疏其良則不及宣子○臣邦綏按宣子即趙

盾之謚疏既以趙孟為趙盾矣又云其良不及宣是

趙盾與趙宣子分為二人也況趙孟不必專指趙盾

左傳趙文子亦稱趙孟戰國策趙襄子亦稱趙孟臣

宗楷按新安倪氏曰晉趙氏世呼趙孟如智氏世呼

智伯蓋世卿之通稱疏以晉襄公之臣趙盾寔之恐

多附會

五穀者種之美者也章疏是以為仁必其成也○必監

本訛以今改正

又疏茍五穀不成則不勝蓂稗之所奪○奪監本訛奮今改正

又疏蓂稗即禾中之莁草也○臣宗楷按郭璞云稊似稗布地生穢草也又廣雅觧云稗有二種一黄白一紫墨則蓂稗二物疏合為一非

羿之教人射章注彀張弩向的者○向監本訛付今改正

又猶射者之張也○猶監本訛得今改正

孟子注疏卷十一下考證